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ㄧ、與荒野相遇

　　為了遠離塵囂，所以我進入荒野。

 我很喜歡這種生活，荒野裡流水不斷，鴟鴞低鳴，野猴奔跑，誰也不必遭誰豢養，自來自去。奔放自由，是因為眾生萬物無一不在，但是誰也不必想到誰的存在。

 然而許多年了，就這樣住在山裡，早聽山風颯颯、山雨瀟瀟，晚聽鴟鴞、麻鷺暗裡輕呼，四野清空冷寂。冬去春來，蠻荒的山野自有不同的冷熱景象。極冷的時候，冰雪霜風，我裹著厚厚冬衣，看地表冰晶的翠葉，凋萎在日出日落極大溫差之中，對不習慣霜雪的闊葉植物而言，這真是一種嚴酷的考驗。極熱的時候，溪水潺潺，激撞起晶瑩的水花，山林裡仍是蓊蓊鬱鬱的濃蔭。穿一種很簡單的衣服，走一種很簡單的路，整個人就是那樣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裡。

 山野花開，風中鳥鳴，大地顏彩的豐富，季節移轉之明顯，歲序從不錯亂，即使四季如春的臺灣，自然的每一步移轉，都是異常清晰而明顯的。山上的綠，從嫩黃微黃到金黃老黃，漸層轉移的細節，盡在無聲之中變化，只有完全生活在其中才能深知個中幽微。

　　在山上一住許多年，令人著迷的不只是單一的山林，而是一種心境。太陽晒著我，我靜靜站在那裡；山風吹著我，我寂寂走過嶺梢。一片山野的土地已見幾度翻耕，許多樹的年齡比我大得多，野生的藤蔓垂成花飾。山鳥、野猴、松鼠、游蛇……野生動物的目光或機靈游索，或逍遙自適。

 有時深夜回山，最喜歡明月之夜，高高一個滿月，遍山清光，我必然熄了車燈，一個人就著月光前行。熟悉了的山路，便也不怕迂迴，山月引路，沒有車燈則更多了一份寂靜安寧。人在車裡，心境與天地連成一片，這個時候更顯得車燈的多餘與喧嘩。燈光多麼局限，隔絕了一片清輝好月。此際溪水無聲泛著銀光，四山蒼肅，深淺濃淡各有遠近高低，薄薄地覆著一層輕柔的月光。我喜歡這樣，整個月，整個山，柔軟地垂下，鳥獸蟲魚也都睡了。穿行其間，山野的旅次，心情是一個人的。

 與荒野相遇，我其實感知的是一種生活，一種與自然澈底相融的生活，如泥與水相拌，每一時的鼻息耳目都浸潤在自然裡，霜風雪雨皆是心情，鳥獸蟲魚盡是點滴，我不是個自然觀察者，我是一個自然生活者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二、過橋

　　戲臺子上唱戲，下面看戲的人全神貫注地聆聽欣賞，有的搖頭晃腦，有的半張著嘴，有的拍掌頓足連聲叫好，全然達到渾然忘我的境地。

　　人人都愛看「好戲」，但是當你正看得出神入化的時候，有沒有想過自己正是人生這齣戲中的一角？是否提防自己成為被看的戲中的丑角。

　　如果我們承認人生如戲的話，那麼我們就應明瞭我們來到這世間舞臺上的責任，既然，我們已經註定了所扮演的角色，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，那麼無論是悲角、喜角、丑角……都該首尾如一地努力將自己的角色演好，令自己滿意，也令別人滿意。喜角有喜角的得意，悲角有悲角的美點，丑角有丑角的逗人之處，各種角色搭配得當，全劇才能圓滿落幕；否則，我們就無法向自己、向觀眾交待。

　　與其說人生如戲，不如贊成「人生如過險橋」的說法要來得積極些，時時刻刻，警惕自己要「走好」，免得不慎落入萬丈深淵的急流裏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！

　　人生不過百歲，說來實在匆匆。幼時家人相傳有這麼一個說法：「一個年輕的書生，某日閒來無事，外出信步走走，不覺來至一條僻靜的小徑前，如畫的風景，引起書生的雅興，乃逕自向前一直走到盡頭，豁然見一美如仙境的世外桃源，不遠處一涼亭內，見一老翁倚坐休憩，遂趨前與老人攀談，彼此甚為歡洽，老翁乃邀書生奕棋，書生欣然坐下，兩人默默佈下棋局，交戰起來……」。

　　不知過了多久，夕陽斜照，書生見天色已暗，遂起身告辭，匆匆趕路返家，誰料走至家門附近，周圍景物已有變遷，門院老樹垂藤，壁垣也顯得破舊不堪，他急忙向屋內衝去，卻撞見一白髮老嫗正欲出來應門，細細端詳，打聽之下。原來這陌生老嫗竟然是他的妻子，兒子也已經娶了媳婦，他的雙親早已去世幾十年了。啊！原來他出外在仙境裏耽了一天，這個世界卻已經過了一個甲子，怎叫他不感嘆人生的短促？」

　　當然，這個故事無非是勉勵我們好好把握這個短暫的人生，不要迷迷糊糊地等醒來時，一切已經太遲了。

　　我們活在世上，應該時時刻刻心存感謝，因為我們出世為「人」，而不是任何雞鴨貓狗，已經很幸運的了。

　　人，既為萬物之靈，就該利用自己的智慧，使自己快樂，不像其他動物，自己無法操縱自己的命運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三、如果麥子不死

一粒麥子不埋在土裏，仍舊只是一粒；

若是埋在土裏，雖然犧牲了，卻可結出許許多多的子粒來。

如果說，生命是一溪流水般的行板，你將以怎樣的曲調來譜成？是羽聲的雄渾，還是變徵之音的悲涼？生命之於人生，並不是一則數學方程式，你沒有辦法用一加一等於二的公式去套出另一個生活的模子；甚至於邏輯觀念的運用，也只能用來詮釋，而不是預測或掌握、控制你的未來。當生命的履歷表上戳印著你人生的軌跡時，你能以「好」「壞」這種二分法來蓋棺論定嗎？

一朵花存在的意義，只是延續另一個自然的現象，而一個人存在的價值，卻是在於理想的建立到達成目的的過程，經由這些步驟，一個人才能無愧無悔地交出這張填滿生命意義的表格。當荊蚵和著易水的寒風

，引吭唱出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返」的悲壯情懷時，對於生命，他的選擇是求仁，而且得仁；「只要有下層階級，我就同儔；只要有犯罪成分，我就同流；只要獄底有遊魂，我就不自由」這擲地有聲的誓言，是勞工領袖戴布玆對生命所允諾的權利與義務--如果一個人不能掌握生命的契機，而一味汲汲於這十丈紅塵的是非，終其一生，也只是荒塚一堆，與草木同朽罷了。

一粒麥子，如果只堅持自身的完整，那麼，它仍舊只是一粒，如果它能犧牲自己，將會孕育出千千萬萬個子粒來。生命，不也是如此嗎？只要你能執著於鵠的的過程與步驟，且不吝於自身的奉獻與付出，生命，將會供給你所需要的答案！

西塞羅說：「瞭解生命真諦的人，可以促使短促的生命延長。」真是一句好話！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四、深夜

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」的人們，此刻已經深沉地入夢。繁華的都會卻是鬧熱滾滾的時段，夜生活者趁人疲馬乏之際出來消夜一番。在他們來說，這種晨昏顛倒的生活，已然成為習慣，若一時要他們在日頭赤炎炎的大白天活動，確實也很難適應。

有時也真羨慕那些在黑夜討生活者，他們能與美麗的星空為伴，一城的燈火也不曾使他們寂寞。

港都的夜市遠近馳名，懂得享受口腹之慾的老饕們紛紛集中於此。他們甚至於一攤品嘗過一攤，三五好友相邀，在路邊坐下猜拳行令，所費不多，但個個卻酒醉飯飽的撫摸肚腹回去。

遇有節慶的日子，夜市整條街道張燈結綵，增加無限熱鬧的氣氛。人潮在充滿喜氣的光暈籠罩下，個個好似沐浴在理想國中的子民，幾乎忘了今夕是何夕。

夜深深幾許，路人稀少了，車輛來回穿梭於大街小巷，但極少亂鳴喇叭的，至少他們懂得現在是深夜。所有的市公車都收班了，他們的生意會更好吧？事實並沒有想像的這般圓滿，夜生活的人們大都自備了交通工具。但，生意總得做下去啊！一位計程司機這樣無奈的嘆了口氣。他的年歲大約超過六十了吧！此時他的家人都已經進入夢鄉了。

我喜歡在週末的夜晚，到夜市蹓躂至深夜。有時我是一名旁觀者，躲在暗處觀賞人們的活動，有時則進入人群，親炙夜市熱鬧的氣氛，而多半只是走走停停，為的是想多觀察每個人臉上佈滿的風霜。

離開夜市，就在轉角處，一楝大廈的騎樓底下，幾個流浪漢躺在大扇玻璃窗的凸緣處睡著了。沒有枕頭，沒有禦寒的被褥，只一張薄薄的報紙，他們便要如此淒涼的度過漫漫長夜。我注意許久了，他們經常席地而眠，從暑熱的夏季，到寒涼的冬天，他們的家到底在哪兒？他們都睡著了，是否夢見了自己的故鄉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五、我的刪節號

父親老了。最近幾年他很少往孩子家裡跑，假日我們回去想拉他外出，也總推說：「那地方有什麼好玩的，不如在家舒服。」逼急了則蹙眉笑道：「走｜｜走！你們都去。我留屋裡看門，準備晚飯………」

我記得小時候，父親常「神機妙算」在外頭找到因故遲歸的我們，來去健捷，彷彿不費力氣。印象較深的兩次，一次是碰上單車壞在半路上；另一次是背著書包和同學一道去看野台戲。

已經二十多年。當時學校離家約有四公里，一條高低不平的石子路，車子從跨騎上去，一路震動到底。有一晚補課回家，單車手把的支架不耐震突然斷折，我只得慢吞吞地把單車拖回村口的俢車店。大約晚上七、八點鐘光景，俢車師傅正在吃晚飯，等了一刻鐘才開始動手。感覺天愈來愈晚了，晚飯沒吃，倒不覺得肚子餓，深怕父母擔心這事較嚴重。他們會不會出來找我、會到哪裡找呢？窮鄉沒有電話，也許兩方都只能乾耗、乾著急。｜就在這個時候，不料父親竟出現眼前！他怎能越過連排的魚塘區知曉我在這兒？我沒問，他也沒說，神情憂愁又慈祥。付清修理費用，我牽車與他一道慢慢踱回家，月光映在塘面上，天宇靜靜地，只有兩雙腳步聲一大一小，和二十四吋單車輪胎緩緩滾動的聲音。我聽到自己的心跳已經規律，全不似先前那麼急了。

被同學邀到遠村去看野台戲那回，才唸小學二年級。連著好幾日的大拜拜，同學家炸了一堆油炸果，我們一面吃一面在人堆裡游竄，廟前廟後煙蓬蓬鑼嗆嗆，好不熱鬧，天黑了也不管。直到老師帶父親尋來，一隻大手輕覆在我頭上：「要出來玩，怎麼不先跟爸爸講？」我才哇地一聲哭｜｜鞭炮連綿不斷，父親的神態變化和他說的話不復記得，煙蓬蓬鑼嗆嗆那年，全台灣都還很純樸，沒聽說有誰家的小孩遭綁架。但公共汽車入夜就停駛了，只能步行回家。鄉間的夜晚，父親領著我，又一次在我生命中寫下回味無窮的刪節號。

細味兒時，父親對孩子的信任，最叫人感到溫暖、安全。在那個惡補風行的時代，他管教的話語不多，即使是全校模擬考的成績，孩子怎麼說他都那麼相信。這使我在心理上有充分的時間與空間可以設法補過，養成了一種自己對自己負責的習慣。

我也漸漸體會出：愈是永遠的情景，愈不可能重新來過。從前與現在對照，父親給我最直接的感受是，他老了、易疲倦，得空就必須小憩一會兒；可能心境也老了吧，我常想，八十年生涯在亂局中度過，有太多景象需要他一個人慢慢去咀嚼，沒有任何人能鑽到他心深處去分享、分擔。因此假定父親仍喜歡到處走動，我的生活也能再閒點，我不知童年父子攜手未說出的那種感覺還能追回嗎？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六、繁華散盡

在四濺的水花中，往事歷歷，掠上心頭。我想起小時候通學，上下學都得行經父親上班的鄉公所旁。常常下課後，筋疲力竭，便轉進爸爸的辦公室，等他下班，用腳踏車送我回去。父親的同事，不拘老小，見了我必高聲大喊：

「嗨！天送兄，你那撒嬌女兒來了。」

父親總是喜孜孜的迎上來，幫我提過沉重的書包。當時，我那身淺藍襯衫、深藍褶裙的臺中女中制服想是給父親帶來許多榮耀的，畢竟鄉下地方，能考上臺中一流的女中的，是鳳毛麟角。我每回去，他總是講話特別大聲，動作特別誇大，故意問我考試成績如何，而當時正值叛逆期的我，總是故意不讓他的虛榮得逞。父親是極珍愛我們父女同騎腳踏車，碾過長長的歸途的那段時光的，而我，其實手攬著父親清瘦的腰身，也為著有這麼位玉樹臨風般的父親而感到無限快樂。然而，我卻緊緊抓住父親掩飾不住的弱點，當他熱切的問我：

「明天，還來辦公室等我嗎？」

 我總是矯情地拿喬，故作猶豫地說：

 「不一定啦！明天再看看！」

 當年那種對擁有父親全然的寵愛的自信滿滿的模像，想來亦正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！

 當我大學畢業後，開始做事賺錢，父親一直走在前頭引領我前進。當我還是助教時，他已向外宣稱女兒擔任講師，研究所剛畢業任講師，他馬上主動幫我升等為副教授，我一路追趕不及，有時也不免停在路邊喘息埋怨。然而，小時候愛臉的我，不也曾因父親初中的學歷不夠光彩，而幾度向同學們宣稱父親是高級中學畢業嗎？有一回，甚至差一點偽造文書，在學校發下的表格上父親的「職務」欄內，主動為他升級為「課長」，只為嫌棄小小「課員」，在同學間擁有顯赫頭銜的爸爸群裡，實在太過寒磣。二十多年的歲月飛逝，昔日看不破虛名的小女兒在水深浪闊的十里紅塵中翻滾浮沉過後，已逐漸領悟素樸澹定的丰采，反倒踽步蹣跚的老父卻回首眺望繁華虛幻的海市蜃樓。

 風霧器裡，終於再也擠壓不出任何水花。我頹然放下，跌坐在祭壇前的泥地上，和父親四目相視。人人都說兄弟姊妹中，我長得最像父親，長臉孔、挺鼻梁、薄脣、尖下巴，他們看到的是容貌，我知道的卻是看不見的心思，自小我便是父親如影隨形的小跟班。如今，形之不存，影將安附？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七、星光

童年已成過眼雲煙，回憶起來，只是一片迷惘；但我永忘不了童年時候，依偎在母親的身邊的情景｜｜唉，童年的回憶中，母親的懷抱，似乎還有許多星光，一眨一眨地在閃爍呢！

第一次知道星星的名字，是在家鄉的庭園裡，菜瓜花棚下，母親的膝上；記憶中，月光像水中的冰塊，瀉了一地幽涼；星光在微風拂動的花叢間，忽明忽滅，好似含羞眼睛；稀疏的花葉，投影在母親的臉上、身上；回憶中，那是一幅不會褪色的圖案啊！

「媽，我要那星星，我要那星星玩。」

多少個夜晚，多少次的願望，我指著那頂上的星星向媽媽說；但媽媽總是輕輕的拍著我，笑著說道：「只要你長大，要摘幾顆就有幾顆了。星星是仙女的眼淚變的，誰也不能幫你摘，一摘就碎了。」

今晚的星星還是昨夜的星光；星光明滅中，我不知不覺的，已由母親的膝上爬下來，背著書包上學校了。

學校離家很遠，每次放學回家，常常已是黃昏，或者黑夜。一路上盡是不知名的樹，和高過人頭的蔗園；每到夏天的晚上，樹叢間、蔗園裡，都有螢火蟲來往穿梭著。我第一次看到牠時，以為是星星，便放下書包，在樹叢間、蔗園裡，追呀追的，要抓一隻營火蟲回家，告訴母親，說我已經抓到星星了。

但抓到螢火蟲時，已經在樹叢間迷了路，我找不到出口，怕了，便放聲大哭；母親和家裡的人打著燈籠來尋找，不知道是誰，找到我時，就是一巴掌，虧得母親趕過來抱住我………。

回到家時，我悄悄地跟母親說：

「媽，我抓到一顆星星了！」

拿給母親看時，螢火蟲已死在我捏緊的手裡，母親緊抱住我，沒說什麼；但我看到母親含在眼內的淚光，那麼晶瑩，那麼清澈，我捏了一滴，但馬上碎了。

「媽，你的眼淚像星星哩！」

媽笑了，笑容漸漸擴大，我沐浴在微笑的漩渦裡，忘了留住童年，也忘了留住母親的青春。等到母親的鬢絲漸漸變成銀白，我才瞿然驚覺，我已經得到了很多，也失落了很多了！

現在我已經長大了，但是，媽！我怎麼還摘不到星光呢？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八、荖濃溪畔的六龜

冬初時，前往六龜旅行，是要去圓夢的：因為在台灣自然誌的光譜中，六龜是最亮的一顆。
 我隨身攜帶了兩個背包。小背包掛在肩上，裡面擺著地圖、衣物、望遠鏡和鳥類圖鑑，輕盈而無負擔；大背包卻扛在心上，存藏著百年來各類有關六龜地區的自然人文，沉重得難以負荷。
 凌晨，我和同事小曾從台北南下，抵達六龜時，正逢清晨的霧雨，這是欣賞六龜的好時機。陰雨的六龜曾被譽為台灣的桂林。一百年前，英國攝影家湯姆生扛著笨重的攝影器材，抵達荖濃溪西岸，仰望十八羅漢山時，就如此讚歎：「二百公尺高的連續險岸聳然壁立，俯瞰著乾河床，成為筆墨難以形容的迷人風景。」；「世界上已難有一地，能指望比台灣的自然環境更好了。」荖濃溪源自北邊的玉山，穿越我們島上最晚探勘的南玉山區，流經這裡時，將大地劃分成二個世界。百年前，東岸仍然是布農族的國土，西岸到月世界的惡地形才散居著平埔族，與漢人混居。但百年後，走在六龜的街上，誰是平埔族的後裔已難辨識。溫馴、誠實的平埔族早被漢人同化，對岸的布農族也遷移了，部落舊址杳然無存。
 不同的時代，不同的旅行方式。我們搭乘這世紀對自然最具威脅性的交通工具--汽車，帶著透過車窗所擁有的、了無意義的地理印象，輕易渡橋；然後，換搭林試所的吉普車，前往十五萬分之一地圖仍然沒有登記的南鳳山。地圖上雖然沒有姓名，南鳳山可是小巨人，海拔高達一千七百公尺。頂峰旁的小屋，像隻赤腹山雀般，小巧地偎在它的肩上。今晚，我們準備在那裡與森林過夜，明晨再翻山去扇平。
 鳥畫家何華仁，戴著野鳥學會的迷彩帽，站在一座小橋，等候我們。瘦小的他，才在六龜蟄居一年，如今卻是最熟悉這裡動物地理相的人。過了橋，吉普車吃力地爬上陡坡，顛簸地穿過濃霧的林間小道。
 車上，除了司機，我們三位旅行人，還載著兩天的口糧：粗麵、麵筋、瓜子肉罐頭。台灣的山上已有太多垃圾，隨身只帶這些吃的東西，夠了。
 吉普車穿過山黃麻的山麓，進入台灣杉的世界；我們正經過典型的台灣中海拔。日子入秋，檸檬桉正要嘩然落葉，仍有其他草木勇健地迎向寒冬的天空。每處山坡都有裡白蔥木傲然盛開的金黃圓椎花叢、山芙蓉熱烈綻放的粉紅花蕊，它們使入冬的山有朝氣蓬勃的錯覺。南部的森林大抵是這樣，總覺得少了一個冬天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九、有愛、會愛、能愛

人生最可怕的情境，大概莫過於孤獨了。不論你的身體如何頑健，生活怎樣富足，起居何等舒適，都不能保證你的精神不會感到空虛，心靈不會覺得苦悶，情緒不會變得低落；除非你是個有愛、會愛、能愛的人。

是的，祇有愛能化除孤寂。有愛心的人從不會嘗受到孤寂的況味。因為，充實的心靈，振作的精神，和昂揚的情緒，都是出於愛的施與的結果。

不幸的是，在這匆忙緊張的功利主義時代，忽略愛的功用，輕視愛的價值的人，比比皆是。一旦養成了這種不當觀念。一個人就會有意無意地避免與人接觸，這不但是造成孤獨、招致寂寞和苦悶的主要原因，也大大地損害了優良的人性，促使社會變得冷酷無情。

現代人很難體會愛的付出是人生的義務。太重視一己的自由自在，不願受任何覊絆與絲毫束縛的個人主義。是當前社會流行的價值觀，祇認為能够擺脫責任為可樂，隨心所欲為可貴，自然也就不把權利和義務一視同仁，等價齊觀了。這種人祇知道付出是損失；愛是作繭自縛；關懷與同情，都是自討苦吃；慇懃和熱忱，更不啻是造成傻事的由來。卻不知如此貶抑愛的偉大性與崇高性的心理，受損失的並非別人，而正是自己。

因為，吝於對人付出一點愛心的人，也從不會有機會面對著一雙感激的眼眸，親聆到一聲由衷的謝語，是不是已經先使自己和快樂絕了緣呢？

問問你自己是不是個有愛、會愛、能愛的人？多花時間在培養愛心上，對你是值得的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十、深夜的嘉南平原

北斗七星垂直閃爍時，你或已沉睡。我依稀辨識你解衣散髮，寧靜地讓裸露的身軀，舒放在黯淡的星光下。這是第幾度，我又與你相遇在蒼茫沈鬱的夜色中。

離開你，我不曾哭泣。再見到你，我已熱淚盈眶，因為那總是發生在深夜的夢裡。這時，你是平躺的島嶼，我假裝與你一起倂肩臥下。推窗迎接夜涼，正好望見北斗七星冷冷地發光，我才驚覺自己擁住的，只是一張北半球的地圖。啊，我剛作完一場與地圖等高同寬的夢。

這一切，都只為了習慣地回首看你。經過了這麼長久的別離，你仍是我最牢固的信仰。窗外的江湖，物換星移，而我總是以整個不眠的夜，以熾熱的心，記取你回憶你。我仍細數春日的柔雨，夏日的暴雨，秋日的苦雨，東日的寒雨。在深深的記憶裡，你永遠是我暖和的嘉南平原。

你應該知道這是五月。蛙在田裡繁殖，魚在水底受精。在想像中，你以一片空曠的草原迎接我，以含蓄的河川，以大膽的山巒。我赤足向你奔來，若是我踏著歌聲而來，那一定是頌讚你的送抱，我的投懷。而今，我卻把自己囚禁在深濃的黑夜，藉著黯淡的星光，遙望你的身軀，煎熬我的心靈。

因為，我時常在子夜守候，猶如我那年坐在微風的山頭。彷彿，我又回到少年的時光，進入全新的浪漫時期，我嘗試以曲折的言語來表達我的感情。在煎熬中，我耽溺於精緻的隱喻，繁複的象徵，似乎我的胸懷就揣著一張神秘難解的星圖。我是多麼希望，我們一同坐在一顆擦亮的晨星下，攜手解析你的苦澀、我的困頓。此刻，我只能重新為每一顆星辰命名，讓每一個名字都與愛情相關。只因我深信，所有照耀我的星光，也同樣會降臨你、點燃你，即使是一顆晦暗的二等星。

你當不難了解我這幾年來在旅途上的受創，顛撲的路，迎面的風塵，不斷阻擋我的前進。我孤獨地為自己敷藥療傷，一次又一次舔淨我的血跡；每當在我最疲憊的時候，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你。我的靈魂已折磨成一排歷霜的樹幹，你可以讀出一些時間的創痕，一些錯綜複雜的刀割紋路。但是我要告訴你，受傷的靈魂仍然把你當做最後的依靠；我的年輪有多少，思念你就有多深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十一、廟口

幾乎每一個台灣農村，都會有一座寺廟，儘管供奉的神明十分混雜，而信徒們的虔誠則無二致。人生在世，大概都有人力所無可奈何的事，不得不尋找一個精神上的寄託，以求得聊勝於無的慰藉。農民素來「看天吃飯」，他們生活中的苦難，無疑地要比其他的行業多，他們對神明的依賴，也就更深了。

吾鄉也有一座大廟，座落在村子的中央，說起來很慚愧，廟裡供奉的是什麼神明，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。不過，小自小孩的收驚好搖飼、外出的子弟求香火袋保平安；大至風水厝宅方位的選擇，吾鄉的人都要到大廟求神問卜，請神明為他們指點一條明路。

每年的五月節和拜平安，是大廟的例行大事，廟裡的神明要出巡，鑼鼓喧天，鞭炮聲不絕於耳，煙霧瀰漫中，村中唯一的石子路兩旁，吾鄉的人手持清香、供桌上擺滿三牲酒禮，他們兩眼微闔，嘴裡唸唸有詞，一樣的誠意、一樣的祈求。

廟口就更熱鬧了。收成好的年歲，本來敬神就一向慷慨的鄉親們，會不惜重金到外地去聘請戲班來酬神，大多數時候請的是布袋戲，所以我們在還不知孔子、孟子是何許人也的時候，大俠一江山、百草翁等草莽英雄，卻早已耳熟能詳、琅琅上口了。除了布袋戲，鄉親們偶爾也請來「大戲」（即歌仔戲）；不過，我們小孩不喜歡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淚、哭哭啼啼的「大戲」，倒是布袋戲那種千變萬化的情節，以及電光石火的熱鬧刺激，更能吸引我們。

廟口做戲的時候，有不少攤販聞風而來，各色各樣的吃食擠滿四周，把老早就儲備的零用錢（雖然少得可憐）裝在口袋裡，買一串甘草芭樂或一包燒酒螺，一邊看功夫莫測高深的百草翁把那些妖道逗得團團轉，一邊咬著甘草芭樂或吸吮著燒酒螺，眉飛色舞地，覺得天地萬物瞬間都可親可愛起來。

廟口兩旁各有一排燈籠樹，陰涼的樹下是「土猴」的家，結伴提著瓶瓶罐罐到廟口去灌「土猴」，是我們放學的消遣；廟口正前方有一棵大榕樹，枝榮葉茂，樹底下是上了年紀再也不必下田的老人家開講的地方。老人家做了一輩子土牛，吃重的農事消磨了他們的青春和體力，歲月在他們臉上刻劃又深又長的痕跡，當他們叼著紙煙，瞇起雙眼的時候，你很難猜想他們心理想些什麼，人生如夢，他們是否還有夢？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十二、十月桂花香

美麗的花兒賞心悅目，人見人愛。自古以來，它們總是騷人墨客謳歌的對象。我愛淡雅、清香的花，尤其對桂花情有獨鍾。它的香味溫和內斂，深吸一口沁入心脾的是喜悅的泉源、開闊的心情，彷彿對我訴說著世界的美好。

過了農曆八月桂花綻放的季節，三樓陽台上的桂花開得稀稀疏疏。零落的花朵雖然不再燦爛，空氣中依然飄散著淡淡花香，每天我總不忘與桂花來個早晨的約會，以快樂的心情迎接充滿希望的一天。

今早運動回來，漫步到巷口，只聞得花香陣陣，竟是我最喜歡的桂花，頓時讓我驚喜萬分。這麼濃郁的香氣，應該不只一、二棵吧，原來是游伯伯家的桂花樹耐不住好奇心，大夥兒正努力探首牆外世界呢。

揮別了繁花錦簇的生氣蓬勃，繽紛的落英如秋詩篇篇，季節更迭的美景，在游伯伯整潔偌大的庭園裡竟可窺見一斑—一盆盆的樹木、花兒排放得井然有序，九重葛花蔓兒盤繞成的紫紅色拱門和修剪得整齊劃一的籬垣，真是美麗極了。不必擔心九重葛的荊棘會刺著路人，因為游伯伯會隨時修剪，不讓其枝蔓橫生。

我總愛在清晨或夜晚循著社區小路散步。漫步一畦畦田園阡陌，經過玲瓏的攝影工作室、小巧的家庭裁縫店、家庭美髮院，再繞個彎，香味迎面撲鼻而來，那就是巷口游伯伯美麗的住家。

每次路過游伯伯的家，我的內心總是充滿感激。感謝伯伯的用心，讓我能夠在詩意濃濃的初秋邂逅十月桂花香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十三、小太陽

這個小小的第三者，似乎一生下來就得到父母的鍾愛，在她噘著小嘴唇甜蜜睡覺的時候，在她睜開烏黑的眼睛凝視燈光的時候，在我們發現她臉上有顆小黑痣的時候，那種生活的溫馨！
 但是她也給我們帶來現實的生活問題。她的小被窩裡好像有一部小印刷機，印出一份一份淺黃深黃潮溼溫和的尿布。我們一份一份接下來，往臉盆裡扔。因此，阿釧的眉頭皺了，阿釧的胳臂酸了，阿釧的脾氣壞了。她的印刷機使我們的臨時佣人吃不消了。
 我們的臥室開始有釘鎚的響聲，鐵絲安裝起來了，一道，兩道，三道，四道，五道，六道。她的尿布像一幅一幅雨中的軍旗，聲勢浩大的掛滿一屋。我們在尿布底下彎腰走路。鄰居的小女孩來拜訪新妹妹，一擡頭瞧見那空中的迷魂陣，就高興得忘了來我家的目的。書桌的領空也讓出去了，我這近視的寫稿人，常常一個標點點在水上，那就是頭上尿布的成績。
 一切都在改變，而且改變得那麼快。我們從前那種兩部車子出門，兩部車子回家的公務員生活樂趣被破壞了，但是我們卻從另一方面得到了補償。我們可以捏捏嬰兒的小手，像跟童話裡的仙子寒暄，可以撫摸她細柔漆黑的髮絲，可以看她在澡盆裡踩水像一個小青蛙，可以在她身上聞到嬰兒所專有的奶香味，在她那一張甜美的小臉兒前面，誰還去回憶從前的舊樂趣？
 這小嬰兒會打鼾，小嗓子眼兒裡咕嚕咕嚕響。她吃足了奶會打嗝，會伸個懶腰打呵欠，還會打噴嚏。我們放在床頭的育嬰書上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。我們享受她給我們的一切聲音，這聲音使我們的房間格外溫暖。我們偷看她安靜時候臉上的表情，這表情沒有一絲愁苦的樣子。
 她佔用我們的半張床，但是我們多麼願意退讓。她使我們半夜失眠，日間疲憊不堪。我們卻覺得這是人間最快樂的痛苦，最甜蜜的折磨，但願不分晝夜，永遠緊擁她在懷裡！
 窗外冷風淒淒，雨聲淅瀝，世界是這麼潮溼陰冷，我們曾經苦苦的盼望著太陽。但是現在，我們忘了窗外的世界，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小太陽了。小太陽不怕天上雲朵的遮掩，小太陽能透過雨絲，透過尿布的迷魂陣，透過愁苦靈魂堅硬的外殻，暖烘烘照射著我們的心。
 我多麼願意這麼說：我們的小太陽不是我們生活的負擔，她是我們人生途中第一個最惹人喜愛的友伴！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十四、無關歲月

在父母的觀念中，過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。民國四十年許，我們從大陸遷臺，不僅保留了故鄉過年的儀節規矩，也同時增加了不少本地新的習俗；我孩童時代的過年便顯得異常熱鬧忙碌。
 母親對於北方過年的講究十分堅持。一進臘月，各種醃臘風乾的食物，便用炒過的花椒鹽細細抹過，浸泡了醬油，用紅繩穿掛了，一一吊曬在牆頭竹竿上。
 用土罈封存發酵的豆腐乳、泡菜、糯米酒釀，一缸一甕靜靜置於屋簷角落。我時時要走近去，把耳朵俯貼在罎面上，彷彿可以聽到那平靜厚實的穩重大缸下醞釀著美麗動人的聲音。
 母親也和鄰居本地婦人們學做了發粿和閩式年糕。
 碾磨糯米的石磨現在是不常見到了。那從石磨下汩汩流出的白色米漿，被盛放在洗淨的麵粉袋中，紮成飽滿厚實胖鼓鼓的樣子，每每逗引孩子們禁不住去戮弄它們。水分被擠壓以後凝結的白色的米糕，放在大蒸籠裡，底下加上徹夜不熄的熾旺的大火，那香甜的氣味，混雜著炭火的煙氣，便日夜彌漫我們的巷弄。放假無事的孩童，在各處忙碌的大人腳邊鑽竄著，驅之不去，連那因為蒸年糕而時常引發的火警、消防車噹噹趕來的急迫和匆促，也變成心中不可解說的緊張與興奮。
 早年臺灣普遍經濟狀況並不富裕的情況下，過年的確是一種興奮的剌激，給貧困單調的生活平添了一個高潮。
 在忙碌與興奮中，也夾雜著許多不可解的禁忌。孩子們一再被提醒著不准說不吉祥的話。禁忌到了連同音字或一切可能的聯想也被禁止著，單方面的禁止孩子，便不生什麼實際的效果，母親就乾脆用紅紙寫了幾張「童言無忌」，四處張貼在我們所到之處。
 母親也十分忌諱在臘月間打破器物，如果不慎失手打碎了盤碗，必要說一句：「歲歲平安。」
 這些小時候不十分懂，大了以後有一點厭煩的瑣細的行為，現今回想起來是有不同滋味的。
 遠離故土的父母親，在異地暫時安頓好簡陋的居處，稍稍歇息了久經戰亂的恐懼不安，稍稍減低了一點離散、饑餓、流亡的陰影，他們對於過年的慎重，他們許多看來迷信的禁忌，他們對食物刻意豐盛的儲備，今天看來，似乎都隱含著不可言說的辛酸與悲哀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十五、雨中行

從東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，從西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，從南面北面的街上都可以望見小樓。

四條街圍成四邊形，樓在中央，她住在樓上，為此，我在四條街的街心鋪滿了腳印。

遠遠望著小褸，望著滿滿一樓窗燈光，我走一圈又一圈，走一圈又一圈，走過無數無數。

每當樓上漲滿燈光時，我覺得，我是在茫茫海上朝燈塔行駛的一艘船。

我是跪在教堂裡，朝著燭光，默默析禱的信徒，燭光沾得我滿眼滿眼，滿腔滿腔，滿頭滿頭。那麼遠，那麼微弱的光，卻能夠照亮我的生命，使我望見天國。

這天天氣不好，忽然下雨。可是，我不知道業已下雨。我忽然發覺祇是全身已溼，已經溼透。我手押還拿著傘呢？可是，我已忘記那是一把傘。

我拄著傘柄，在雨中漫步，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。

每當我仰首望樓時，雨水沿著我瘦長的頸子直瀉而人，蛇一般穿進，沿胸滑下。

我忽然興奮極了，我覺得，此刻真正像是一艘風雨中的歸舟，破浪之聲，驚天動地。

等我低下頭來，望見躁急的雨點敲打在水泥地上迸出來的水渦，渾圓，中心稍隆起，形狀像一個斗笠。十幾萬個這樣可愛的小東西密密麻麻排了個滿街滿地，像花紋奇異的大地毯。這是為我鋪設的豪華地毯，為我來見她而鋪在地上，鋪滿每一平方尺。

我站在這奇異的地毯上，仰首向天、雙目緊閉，雨點像耳光一樣劈面而來，有一種快樂的痛楚。

如果這是酒就好了，我想。如果有這麼多的酒，這麼多的烈酒，劈頭劈臉澆下來，鑽進內衣，衝擊每一個毛孔，使我成為一個水柱，不，酒柱，使我從毛孔中飲醉，那就更接近戀愛的滋味了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十六、秋夜

在我的後園，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，一株是棗樹，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。

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。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，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。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，閃閃地映著幾十個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，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，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。

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，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。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，現在還開著，但是更極細小了，她在冷的夜氣中，瑟縮地做夢，夢見春的到來，夢見秋的到來，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訴她秋雖然來，冬雖然來，而此後接著還是春，蝴蝶亂飛，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。她於是一笑，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的，仍然瑟縮著。

棗樹，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。先前，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。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，連葉子也落盡了。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，秋後要有春；他也知道落葉的夢，春後還是秋。他簡直落盡葉子，單剩幹子，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幾枝還低啞著，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，而最直最長的幾枝，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閃閃地鬼映眼；直刺著天空中圓滿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發白。

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，不安了，彷彿想離去人間，避開棗樹，只將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，而一無所有的幹子，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著許多蠱惑的眼睛。

哇的一聲，夜遊的惡鳥飛過了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十七、大理石

 我在溪邊打磨我的大理石。

 溪水是清涼的，明淨的。溪流來自有著許多傳說的點蒼山，來自埋藏著許多大理石的點蒼山。我抄起清涼的、明淨的溪水，在一塊呈現著暗綠色和白色水紋的光滑的石板上，磨著我的大理石。溪邊的一叢艷紅的杜鵑，連同我的影子，一齊映在溪流裡。

 我不知道我看見過多少美麗的大理石。我只知道，在我們這條有名的礎石街上，我看見的每一塊石面，都是一幅美麗的圖畫│

 有雲海，有雲海中的雪峰；

 有墨綠的、淡紫的青山，白得發藍的雲霧填滿山容；

 有潮濕的發亮的山崖，有崖畔的青松、綠樹；有紅的杜鵑、黃的杜鵑，啊，也許是經霜的秋葉，也許是山火的火苗；

 有飛瀑，有溪流；晶亮的小石子，在清清的溪水裡閃爍，彷彿是溪流的眼睛；

 有綠絨絨的山坡，有卵石閃亮的河灘；有野花搖曳，有馬群奔馳，有牛飲水，有羊吃草；

 有小鳥跳躍在枝頭，有小狗和小貓做遊戲；

 啊，凡是天底下有的，在這些豐富的石面上都可以找到！

 我不知道用我們家鄉的名字命名的這種石頭，為什麼這樣的美麗？

 我問阿奶，阿奶說是﹁玉姑娘﹂點化的。這是真的嗎？大理石真是﹁玉姑娘﹂駕著彩雲飛走後留下來的嗎？我常常看著雲遮霧繞的點蒼山，看著傳說﹁玉姑娘﹂住過的三陽峰，我想像著能點化出大理石的仙女﹁玉姑娘﹂。

 可是現在，我在溪邊打磨我的大理石。這採自點蒼山的石塊，我要像石匠阿爸一樣，使它放射出光彩。我抄起清涼的、明淨的溪水，在光滑的石板上磨著，磨著。當石塊上顯露出淡淡的畫面，啊，我在馳騁的想像中，突然明白了！大理石，你不是﹁玉姑娘﹂點化的，你的美麗就來自我們的家鄉！隨著點蒼山泉水的滋潤，家鄉的美景印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心裡；還有那許許多多神奇美妙的事、傳說，也印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心裡。是你，大理石，你把家鄉的美麗收藏！啊，我也突然明白，大理石，要使家鄉更美麗，既要開掘，也要創造，如同打磨你一樣，大理石！

 抄起清涼的、明淨的溪水，我在溪邊打磨我的大理石。啊，你以家鄉的名字命名，大理石，你的美麗和家鄉連在一起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十八、黎明心情
 晨光裡，几上的早餐恆是一個鮮潔的水果，兩片全麥土司，一小缽盛在心愛的馬克杯裡的脫脂牛奶，還有四份早報，雨天，簷外垂一首透明的歌，無歌的日子，初醒的陽光遞補，尚屬稀薄的澄金便縱身一躍，刷上了西側的粉壁。

晴雨皆宜的歲月，晴雨皆宜的人生，晴雨皆宜的早餐時光，當馬克杯緣湊近唇邊時，淡淡的乳馨與清潤的牙膏氣息，遂也在齒鼻之間細細流盪開來。

攤開的早報版面，常安靜地裸裎著這個世界的隱憂、人間的荒誕，大小不一的鉛字是拍岸湧來的潮水，一波一波，無聲無息，卻又頗富暗示性地開始激盪你對這個世界，對人生，以及你對你自己的看法。偶有一些中性或明朗有趣的訊息，明滅閃爍其間，彷如黑咖啡裡撒下的晶白糖屑，但調和了苦澀，增加了一小撮立即的甜郁之感之後，旋也湮沒不見。……清寧的早餐桌上，豐富複雜的文字雜膾，報導拼盤，就這樣不甚協調地和著素淡的脫脂牛奶一起嚥下｜｜一頓營養學家絕對反對，為什麼不專心享受食物滋味的早餐！然而幾年了，卻也不曾引起消化不良或其他不適的症狀；人過三十，胃納的包容，可以提升到如此驚人的境界？

放下喧賓奪主，窸窣作響了一大盞者茶工夫的報紙，且讓各種醒目的標題在鉛黑的海面上自去浮沉之後，簷外，不論風日灑然，抑或雨幕深垂，其實，都還是一個新鮮如謎，可以讓人施展迤邐得開來的好日子。車諾比爾事件之後，核子限武談判之後，美軍售伊朗醜聞案爆發之後，南極臭氧層出現漏洞之後，菲律賓新憲法通過之後，馬友友三獲葛萊美獎之後，七旬老翁離家失蹤之後，為善不欲人知無名氏愛心捐款之後……當早報被緩緩摺起，黎明心情開始自濕漉漉的鉛字海面，登陸乾爽實在的生活沙灘，其實，你比誰都更清楚地知道，昨日未完的工作必須繼續全力投入，艱困的現實人生必須鼓起餘勇坦然面對，而今天，也應該公平地給它一個穩健正常的開始，這，才是重點所在。

「生活，就是每天至少照一次鏡子，然後對著它微笑。」是怎樣在歲月裡笑過淚過汗過也顛躓過的人，才說得出來的一句幽默？承受了五湖四海具體抽象的風露滄桑之後，還能維持鏡裡莞爾的姿容不凋，那又是怎樣一種實際、誠懇、樂意把今朝今歲今生今世都好好活一次的任性豪情呢？

從矮几前座而起，把喝空的馬克杯放進水槽時，一種即將開啟今天的華麗深邃的感覺，便在心底密密鋪延。

日月山川，照人眼明｜｜沒有理由不繼續沉著穩當地走在光陰大道上呀！

 晴雨皆宜，我確定，這又是一個可以開步前行，越陌度阡的好日子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中學生組 國語朗讀

 十九、山居隨想

早些年我曾住在山裹。

清晨的時候，每愛沿著山徑散步。山，彷彿仍在半夢半醒之間，反倒是花草早已睜開了惺忪的眼眸，經過一夜的酣眠，在清涼的晨霧中醒來，花兒露出了美麗的笑靨，山坡上一片青碧，昭告了充滿希望的一天正要開始。一切是這般地怡悅心性，我的心中只有歡喜，沒有其他。

黃昏時，看天邊的夕陽揮落了無數的繽紛。山上的夕照絢爛，像焚燒的巨畫，讓人驚心。生命會不會也是這樣呢？所有嘔心瀝血的付出，最後也都給了流水，沒有人能真正帶走什麼。我開始渴望重拾單純的心靈，當追求的東西太多，便必須學會割捨，那不只是學習，更是智慧。

簡單也可以是一種堅持，摒棄了繁複和瑣碎，讓自己的心提升到無求的境界，至少，也要能做到凡事盡心，但不妄求。記得母親常愛說：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。」或許這句話也影響了我日後的人生態度吧。我但願能以簡單的心來看待今生的所遇，因著單純，更具有包容力，只要肯於包容，多少紛爭也就消弭於無形了。

後來，我離開了山，仍時時要想起它，也常在空閒的時刻，不免要走向它，不分四季，不論晴陰，它恆立在那兒，像個巨人，把堅毅的自己給站成了最美的風景。

我依舊以簡單的心思來遊山玩水，來待人接物，也覺得這並沒有什麼不好。有一回，我在書上讀到史懷哲的話：「一株樹，雖然每年結的果實都相同，但，年年新生才真正使它活出樹的意義。」我以為，屬於我的日子儘管簡單也可以活得深刻。就讓自己也像一棵樹，和風雨抗爭，和蟲蟻對決，在艱苦的境遇裹，只要不放棄努力，年年它都會有青嫩的葉子抽長而出，有一天，它終將茁壯成為一棵有著濃密枝葉，能庇蔭他人的大樹。那麼，我們走在生命的旅程裹，偶爾遭逢的困頓和徬徨，總是無可避免的，然而，這種種的不如意，也正是回顧人生旅途時，內心繫念的所在哩。

這麼說來，無論生命裹曾有過怎樣的坎坷，都將為我們帶來經驗和啟發，即令悲欣交織，也在在豐富了我們的人生。

內壢國中語文競賽校內初賽 國語朗讀

 二十、[相逢有樂町](http://omegapeng.pixnet.net/blog/post/19862112)

在有樂町，我與我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，然後又交錯而過。
 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就熟悉的地名，是東京市內的一個車站。山手線的電車在此靠站時，我看到了站名，竟猝然湧起一股無可名狀的愁意。我想起了父親在戰後初期的身影，還有他那時代的蕭條、寂寥與苦悶。有樂町，這個名字出現在父親常常低唱的一首歌裡。每當酒後，父親就以沈悶的聲音唱起叫做「相逢有樂町」的日本歌。我並不了解歌詞的意義，但隱約可以感覺到父是在撫慰自己的傷口，在傾瀉一股難以壓抑的情緒。我從未認真去理解他的心情，他的世界彷彿與我是隔離的。憶起父親孤獨坐在夜晚的後院淺斟低酌，偶爾便吟著日本歌謠，那份情景至今仍然使我感到心痛。

有樂町，於我是不快樂的。看到了站名，好像車廂又帶我穿過了時光隧道，回到蒼白的、青悒的一九五０年代。「相逢有樂町」的歌聲，恍惚中又在深夜的何處悠然傳來。午夜的車聲，敲打著靜了的、甜睡著的東京市街。有樂町車站外的街燈，輕染著一份淒迷，也夾雜著一份召喚。年輕時代的父親，是不是也懷抱著愁情，走過同樣的街燈之下？

長大以後，我才知道「相逢有樂町」，是一首戀愛中男人的情歌。歌詞甜美，也帶著憂鬰。起首的兩句是：如果等你的話，雨就下了……
 經過有樂町時，正值午夜。車窗外並沒有雨水，吹進來的是沁涼的、微濕的夜風。我可以看見車前伸長的鐵軌。在遠處燈光的投射下，閃爍著兩條平行的、烏亮的鐵軌。倘若我與父親在有樂町相逢，他會把年輕時代的心情告訴我嗎？而我，能夠理解他的時代與他的世界嗎？
 父親，是我最早的「日本接觸」。他是在殖民地受教育的，談話中，臺語與日語交互使用。對孩子的管教，他總是毫不遲疑以鞭子毒打；喝斥的聲音，儼然在指揮軍隊一般。如果這可以稱為我的「日本接觸」，那實在是不快的，而且近乎恐懼。然而，父親也有他感性的一面。他酷嗜帶孩子遠行，以旅途中之所見來增加我的知識與常識。我之所以能夠較其他兒時的同伴有更多的旅行經驗，純然是父親帶給我的。
 我並不清楚，父親對日本是否懷有眷戀？對於世事政治，他絕口不談。他的時代，無疑是充滿窒息、找不到出口的年代。